

春夢

徐仲年 著



世界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初版

春夢集
(全一册)

定價國幣五元

外埠另加運費匯費

翻 不 所 版
印 准 有 權

著	發	出	發
者	行	版	行
徐	人	者	張
仲	靜	世	江
年	江	界	江
年	江	書	江
年	江	局	江
年	江	局	江

春夢集目次

自序

第一輯

虹的消滅

別音容兩渺茫

第二輯

投淵

茶苦

鬢兒記

見難而捉

如法泡製

目次

三〇
八一
一〇一
一三八
一五四

負簫記

一六八

荊棘天心

一八二

曲終人不見

二〇〇

蒿里游魂

二〇九

火中蓮

二二一

虹的消滅

在歐洲，戲劇和跳舞最盛行的時候是冬季與春季，而最最適宜的時候實爲嚴冬。我呢，原來學過跳舞的；不過，我跳舞起來宛如操體操，不用說：懷中的少女不高興，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：於是，立誓不跳舞。冬季所給我的快樂，不在乎跳舞，而在乎戲劇、音樂會、藝術舞會、學術演講、等等。這種精神上的食料，在歐洲的各大京城，各大都會，是用之無窮，取之不竭的。我決不卑視中國人的生活，——真正祇求「生活」的生活，——我只知可憐這班連吃飯問題尙難解決的人們！自愧不是黨國要人、縉紳鉅富，未能救濟他們，如何忍心去批評他們？然而，……然而，人心是肉做的，易感動的：若將當年勞苦與娛樂平均的生活，和回國後祇有肉體上的勞苦，精神上絕難得到安慰的生活相比，不禁悵然！

因爲曾經立過誓不跳舞，所以不再進跳舞場：人家成雙成對地摟抱着跳舞，我一個人去冷冷清清坐着做呆鳥？不！不！可是，有一種交際友誼跳舞會，我常常參加的。原來法國的大學教授們，平日所授鐘點雖不多，自己著述卻很忙，很少與學生往來。他們乘着冬季，開個家庭間的跳舞會。由「舞場」(Dancing)退而爲「隨便的舞蹈會」(Sauterie)，足見性質不同：舞

場，祇須買票，誰都可以進去，所以人物很雜，中上等家庭的少女是不去的；至於家庭間的「隨便的舞蹈會」，做主人的要請誰就發柬給誰，所請來的少男少女都是家世清白、行為端正的。而且，我有個祕密告訴初至法國，或將去法國的同學們：我們知道，大戰以後，法國男子太少；加以種種不景氣，謀生為艱，青年男子就不想結婚。因此，法國的少女供過於求！中國老式人笑女子為：「賠錢貨」。法國，幾幾乎有「錢」賠的「貨」還沒有人要！我們不當譏笑她們，她們委實是可憐！每每逢到這種家庭舞會，那班想做「美麗的母親」(Belle-mère)——「岳母」也——而未能的太太們，領着待嫁的小姐們來赴會。這班教授既然「教育教育」，就得給機會與他們的高足去「學生學生」。因此，我們這班大學生去赴會，說不盡男女主人的慇懃，而且還受那些太太們半母性愛的招待；——大凡尚未成婚的女婿，尤其是候補女婿，丈母「越看越有趣」，而已成婚的女婿，難免要「越看越生氣」了！

那年是一九二九年，我尚在里昂大學讀書。有一天，我接到一張家庭舞會的請帖。因為那位發柬的是我所心服的教授，平素和我極要好，所以我決定赴會；却怕一人寂寞，就約了同學洪波君同去。

說到洪波兩字，就使我想起這位四川青年：中等身材，配上一個過大的頭；兩肩，倒不下垂；只是他的胸，非但是平坦的，而且有些凹進去；兩道眉毛很濃，而那副眼却反常地細長；

鼻子，夠大，鷹爪式；耳朵，是兩柄小團扇，有些「招風」；口稍斜，上唇左右掛着一個八字紋，突然把洪波君加老了數年；洪波君的手簡直是熊掌；而他的脚呢，他買鞋時老是走到孩童部裏去買的。總而言之，他全身有些矛盾；或許因為這個緣故罷，他喜歡和他人爭論，而且不得勝利不能休。我和洪波君有同居一房之雅，極「吵」得來，——就是說：吵嘴雖則吵嘴，朋友依舊朋友。我知道他近日有些「女荒」，所以我拉他同去，所以他也樂於從命了。

我一踏進門，嚇了一跳，反身想跑，却又跑不了。我一見「象牙獼猴」就心焦，而「象牙獼猴」見了我就哈哈笑。「象牙獼猴」大概有三十多歲了，身高且瘦，血脈裏的血已涸了一半，皮膚白得可怕，幸而有層黃毛蓋住，故有「象牙」之雅號。承蒙天公做美，使她鍾情於我；我呢，只恨我不生在非洲，如果我是一個黑炭團，她的熱度或許要減些！

——啊！徐先生，何種風把你吹至此地？她從客廳底直喊出來，而且故意癩住了沙沙的喉音，「徐先生」三字在空中戛上三戛，真有繞樑之慨！

「總之不是獼猴風！」我心中想着，却放眼四望：了不得！東一副張得很大的眼睛，西一張含笑的嘴；不是瞧我，瞧誰？不是笑我，笑誰？「象牙獼猴」啊，「象牙獼猴」！倘使不在C教授家裏，我准給妳一個下不下台！

音樂隊的指揮者向一小聲上敲了一下，電光改爲粉紅色。

哦！

「象牙獼猴」推開小茶桌，向我直撲過來。

呀！

大敲與鑢鉞齊下：激流穿出銀瓶，炸彈着地爆裂。

我斗地一驚，忽然福至心靈，我轉向「象牙獼猴」道：

——這位洪波君，跳舞跳得很高明，我鄭重爲妳介紹。（我轉向洪波君）：這位Y女士，音樂家。

——豈敢！豈敢！她挾着洪波君就走。

真是貓頭鷹學黃鸝兒歌唱。

我心中正在高興，有人在我肩上輕輕一拍；迴頭一看，原來是D女士。D女士是我的同學，她聽歷史地理課，她也來聽文學，上比較文學課時，她便與我相逢了。大致她沒有找到舞伴，所以來找我。我呢，因爲她剛從鄉下中學出來，還保有一片天真，而且極直爽，絕非「蚊子哼哼」式的美人，我很願意同她談話。我們也不加入舞團，就沿一桌子坐下談天。我以洪波君的奇遇告訴她，她笑得將手帕亂咬。我一面說，一面看「象牙洪波」與「象牙獼猴」，一面機械地取桌上的點心而食。

——你餓了嗎？D女士好奇地問我。

不知不覺間我吃完一大盆點心。我何嘗餓！我注意那對舞伴太厲害了，連吃東西多少都不知道。我將多吃的的原因講給D女士聽，D女士又笑了。她的笑好似一串大珠小珠跌落在玉盤裏，發出動聽的聲音。

「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」：天下事每每如此。

D女士的母親，本來同別位女士的母親坐在一起，望見我和D女士有說有笑，以為有希望了，就朝我們走來。其實，我與D女士只有友誼，談不到愛情；她的母親誤會了我的態度。爲了要避免更深的誤會，我談了幾句之後，推托疲倦想早睡，向母女告別，拋下洪波君，就走了。歸途中我一路笑，笑洪波君的「獼猴運」；倘使我記憶得不錯的話，我在夢中都笑咧。我竟不知洪波君何時歸來，歸來時的神情何似。

好！那天晚上固然這樣過去了，可是明晨總得與洪波君見面，這真是一件「重大的事務」！明晨，我懷着鬼胎起身，偷偷向洪波君牀上一望，「大夢誰先覺」，他老還酣睡咧！我一溜煙溜了出去，反正上午大學上課上到十一時，索性不回來吃飯了。下午回來，洪波君正在讀書，睬都不睬我。好傢伙！姑且讓我來探探口氣：

——洪波君，昨天……

——你！

他咬緊牙齒，指着我說，面孔氣得發青。我想：幸而還有同房間的老孫在旁，否則呢，他準要吃掉我！

「你」這個字，說這個字時的神情，很使我不舒服。「你！」的虛無的回聲連珠炮似的向我射來。洪波君啊洪波君，算我小兄弟合你老大哥開了一個玩笑，也犯不着生這樣大的氣，恨我到這個地步！你既量窄，我再和你開個玩笑罷！開玩笑的計策想不出，且去訪D女士，共同商量。

D女士將昨天我走了之後的情形告訴我：「象牙獼猴」簡直沒有放鬆洪波君一步，非但每次跳舞時，不論是華爾斯，是却爾斯登，是狐步，她老是拖住了洪波君，連休息時間都跟着他。而洪波君呢，這位老實人，竟想不出一個藉口來脫身，陪她直陪至早晨五點鐘。洪波君雖則懷中有孫行者的妹妹，兩眼却釘住了一位穿紅衣的少女。

——她叫什麼？我連忙問。

——你問她幹嗎呢？D女士慢吞吞回答，雙眼注視着我。

我想這是男女間的公式罷：男子在女朋友前少談別的女子；女子在男朋友前少談另外的男

子；——除非，宛如回力球，利用酸素來刺激對方。我覺得D女士撚酸撚得好笑，故意進一步說：

——爲了要寫情書。

——唔！

D女士只吐了一個字，別轉頭去望着窗外。

五分鐘的靜默。

我真要笑：笑D女士的癡，笑我的計劃之妙；但我極力壓住這個笑。這個小鬼頭的「笑」就在我胸中作怪，把我的心抓得癢痒難熬！

——爲他人寫情書。

——咦！爲誰？她轉身過來：大地回春。

我向她耳朵裏低低說了幾句，她格格格笑了起來。她連忙到房間裏去取出一匣美麗的信箋信封。她執筆在手，向我道：『你說罷！』於是我說她寫，寫成下面的一封信書：

親愛的洪波先生：

您還記得上次中央工專開跳舞會時的綺風納(Yvonne)，穿紅衣的綺風納麼？您陪她跳了一夜，說不盡的溫柔！爲

何昨夜在C教授家裏，您見了她躲都不躲？反而和另外一位又老又醜的女子跳舞？她何處得罪您，使您薄情至此？請您明明白白回答她。

愛您却又恨您的綺鳳納。

——寫那裏的通信址呢？天真的D女士問。

——呀！小姐，一寫通信址便落了邊際；這樣纔可使洪波君摸不着頭腦，愁苦非常咧！

——哈！哈！哈！

此信發出後，我留心洪波君的舉止：茶飯無心，固不必說；他還時時在那兒低聲背：共和街、貝拉虛、美庭、金頭公園等路名、地名。原來綺鳳納這個名字——不是姓——是夠普通的：交際廣的人可以找出數十個綺鳳納來；即使交際不廣的人如洪波君，也會認識三四個！寫這信的綺鳳納是那一個綺鳳納呢？而且，「穿紅衣的綺鳳納」，偏偏這年盛行紅色，穿紅色的女子是這樣的多！假使寫這信的綺鳳納是昨天穿紅衣女子中最美的一個，——洪波君想至此，把腰直了一直，——但她姓什麼？她居住何處？叫我如何回答？

我把初步的成功告知D女士，D女士高興到不得了。她和我一樣的小孩子脾氣，我們決定繼續進行。過了一個星期，我們再發第二封信。依舊是我授意，她執筆：因為洪波君不認識D女士的筆蹟，却認識我的。

至愛的洪波先生：

一星期的光陰如飛過去，而您的回信老是不至！啊，朋友，您不要輕視我的愛情，您在別處或許有過易的成功，而像我那種整個兒的、永久不變的愛情，却是很少有的！我現在和您約會：本星期日下午三時，我在美庭旁邊，亞爾培影戲院門口等您。我穿的依舊是我們初次會晤……哦！多麼甘蜜的回憶！——時的紅衣，左手不帶手套，右手執着一張「時報」。如果您不來呀……

可憐的綺鳳納。

——小姐，勞妳再寫一封信，我說。

親愛的Y女士：

那天在C教授家裏，得以奉陪女士，我十二分的快活。現在我請妳，——如果妳願意的話，——到亞爾培影戲院去看影戲。請妳於星期日下午二時半至聖·希愛耐山、某路、某號、敝寓，俾得一同去美庭。祝妳康健。

洪波。

——你的人太惡了！D女士向我送了一個秋波。

——且慢批評我。那天我請妳去看雙套影戲，去不去？

——去！去！

那天洪波君特別修飾，如果我說謊，老天雷擊我！他立在鏡前橫看豎看，簡直立了一點零五分又三十七秒！裝飾既畢，開門想走。誰知外面正有一人走進來，這便是號稱爲「象牙獼猴」的Y女士！

洪波君，您今天穿着得這樣美麗，都——是——爲——了——我——麼？

——好先生，我們走罷！

——到什麼地方去？

——噢？您不是約我上亞爾培影戲院去看影戲麼？

洪波君的身體愧上幾愧，差一點兒倒撞下來！但是，過於熱烈的Y女士如何觀察得到呢？她拉了他出去，我也拿了帽子就走；可是我所走的是近路，所以我先到了，會見了D女士。我們兩人藏匿在影戲院的門角裏。不久，「象牙獼猴」喜氣揚揚地挽着垂頭喪氣的洪波君來了。一到影戲院前，洪波君假裝重縛鞋帶，足足縛了一刻鐘。裏面已經奏樂，Y女士等得跳脚。而那位身穿紅衣，手持「時報」的綺鳳納呢？影跡全無！洪波君只得入內。

開玩笑開到這種程度，自然應該結束了。何況洪波君是心地狹窄的人，說不定要因失戀而生病，而自殺！我們——D女士和我——一走出影戲場，就決定「了結」這位紅衣女郎。我們

寫了最後的一封信：

洪波先生：

我真不敢再用「親愛的」來稱呼您了，而且請您恕我以前用過這類的形容詞！您絕對不愛我，這是一件事實；您果然上影戲院的，但在另一女子手挽中！好！我明白了！我枉費了我的淚！我的心！我的血！天堂再會！

與您決絕的綺風納。

我預計此信到時在明晨九時左右。我約D女士到我宿舍裏來喝杯咖啡。決絕信來時，D女士早已到了。洪波君讀完此信，身體不住地抖。在這個時光，天上灑着一條美麗的虹。洪波君對着它嘆道：

——虛無靈幻的虹，

——宛似穿着紅衣的女郎，D女士接着說。

洪波君眼中發出驚奇的視矚，但繼續着道：

——我是這樣愛妳，

——可憐妳不久就要隕滅（我接口道）：

我枉費了我的淚，

春夢集

一一

我的心，

我的血，

——你這……洪波君狂叫起來。

我趕緊拖了D女士，三腳兩步跨出房門。

一九三三，十一，三〇，南京。

一別音容兩渺茫

——卽贈蘭勛，以博一哂。——

錦瑟無端五十絃，一絃一柱思華年；
莊生曉夢迷蝴蝶，望帝春心託杜鵑；
滄海月明珠有淚，藍田日暖玉生煙；
此情可待成追憶，只是當時已惘然！

——唐李商隱：「錦瑟」。——

曾覩夕桃想玉姿，帶風楊柳認蛾眉；
珠歸龍窟知誰見，鏡在鸞飛話向誰？
從此夢悲煙雨夜，不堪吟苦寂寥時；
西山日落東山月，恨想無因有了期。

——唐魚玄機：「代人悼亡」。——

時間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，地點在法國里昂中法大學。